

野史

九十九

第二百九十卷 外國傳
 安南占城暹羅
 呂宋阿媽港東埔塞

和書門	類	一〇三五六號	函	一二四	架	九	冊	一〇〇
-----	---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0356
	冊數	100(99)
	函號	269 35

內閣文庫	和書
一〇三五六號	類
一二四	架
九	冊
一〇〇	函
一五	架
二六九	冊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共百
和三千三百九十二號

野史卷二百九十



外國傳第九

飯田忠彦
修
竹中邦香
校
文彦訓點

安南 東京 八百 且 其 南 港 之 山 日 三 葉
占 城 現 在 西 貢 東 南 海 南 嶺 南 嶺 南 嶺 南 嶺
暹 羅 由 太 泥 地 帶 其 嶺 東 至 暹 羅 西 至 南 洋
呂 宋 和 若 荅 關 五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阿 媽 港 大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東 埔 寨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嶺

野史
卷二百九十

正

安南古稱交趾。卽日南西北。自交岡而來。故曰交趾。南方彝人。足大。指開折。兩足並立。則前指相交。寰宇記謂。蠻臥時。頭向外。足在內。而相交。故曰交趾。又曰。交趾。足相向也。元史引其地東至于海。西界雲南。南界占城。北界廣西。東北界廣東。西南界老撾。廣一千七百六十里。袤二千八百里。其國都之名山。曰三峯山。鞍子山。傘圓山。普賴山。盡插入雲漢。而大小落靠嶺。鬼門關。羅波翁嶺。麗嶺等。皆其扼塞。獨倚富良江爲天險。江寬二三里。水混濁。一支自緬甸。一支自雲南。流入交岡。匯珥河。蘇瀝河。勢漸大。與林江。滄江。

黃江。白藤本。凡二江。俱注海洋。大抵多平原曠野。一望畦田村莊。比里而居。人稠地狹。亦一都會也。帝顓頊時。南至于交趾。莫不砥屬。帝堯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化。周有越裳氏。重三譯來朝。秦而來世屬。支那。元史漢光武平南粵。分其地爲儋耳。朱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凡九郡。元史作交趾。九真。一統志亦云。兼置交趾刺史以領之。教以耕種婚娶。漸立學校。服冠履。初治羸婁。後漢孝獻。改立交州。晉宋齊因之。又爲交趾郡。梁陳亦因之。一統志云。吳增置郡。宋又增置宋平郡。而徙交州。隋平。陳廢郡置州。煬治龍編。梁陳於交州。置都督府。

帝廢州為郡。唐高祖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元史東都事畧高宗調露元年。又改安南都護府。隸嶺南道。安南之名始此。五代之際。有曲承美者。以土豪。專有其地。劉龔遣將伐而取之。元史作劉隱擅命復伐承美并其地。後有楊延藝。受劉氏爵命。而遇害。延藝故將吳權。元史作吳昌爰攻交州。遂居其地。傳之弟昌文。宋太祖乾德初。昌文死。其下爭位作亂。驩州刺史丁公著子部領繼父。與其子璉起兵。伐平交州。部民推以為帥。自號大勝王。子璉為節度使。開寶八年。元史作七年始封部領。一作璉為交趾郡王。子璉嗣。璉弟璿嗣。遂為外城。大將黎完。元史作黎

桓玉海互幽璿自總其衆。淳化四年。進封完交趾郡王。真宗立。加封南平王。完子龍鉞為其弟。龍延。東都事畧作完會孫所篡。景德四年。龍延入朝。授名至忠。元史事畧大中祥符三年。至忠為大校。李公蘊所逐。真宗據故事。封李公蘊為交趾郡王。傳子德政。孫日尊。神宗熙寧二年。表請討占城。俘其王。僭號大越皇帝。改元寶象。後曰神武。子乾德。乾德子陽煥。陽煥子天祚。相繼。孝宗淳熙元年。封天祚為安南國王。安南之稱始于此。傳子龍輅。卒。子昊。嗣。無子。以女昭盛。盛或作聖主國事。理宗紹定三年。昭盛遜位於其父陳日煊。李氏傳八世。

歷二百二十二年而絕。景定三年。陳氏表乞紹封命。以陳日昞為太王。其子光昺為國王。元世祖中統初。納款。更封安南國王。光昺死。子日烜立。而不朝。世祖乃立其叔遺愛為國王。入國。日烜戕殺之。又遣兵伐之。日烜拒戰。入都。私僭稱大越國王。陳威晃禪位於太子。用昊天成命之寶。自居太上位。子日燿。行紹寶年號。世祖怒。發兵伐之。不克而敗。乃暴日烜罪。封其弟歸義陳益稷為安南國王。再伐再敗。至元二十七年。日烜死。子日燿乞爵來朝。其子日套。其子日爌。承襲。英宗泰定三年。封益稷為安南國王。死。諡曰忠懿。

其子日焯立。順宗至元元年。日焯子端午立。元史明太祖洪武初。陳日燿歸附。仍授安南國王印。傳至日焜。其臣黎季犛篡立。僭稱偽號。永樂四年。遣新城侯張輔等率兵分道並進。俘獲季犛父子。索陳氏後立之。無所得。因郡縣其地。置府十七。州五。領各州縣。又建交趾布政司等於交州府。仁宗洪熙元年。寇孽黎利攻劫郡邑。復命將討之。宣宗宣德二年。黎利勢屈。始奉表。乞立陳氏後。日焜者主其國。命封為安南國王。後利篡焜而自立。廷臣復請加兵。會利遣使貢謝罪。請命。因而與之。大明統志一

○外蕃通書引安南雜書云。都會交趾曰東京。卽安南國王黎氏國都也。廣南曰西京。其大臣阮氏鎮府也。清化港。順化港。廣南港。皆阮氏所轄。而兵賈舶所輳泊。其名最顯他邦。又國王有黎氏。莫氏二家。明世宗嘉靖十九年。莫氏降于明。削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都統使於莫。登庸。神宗萬曆九年。舊主黎氏裔孫維禫。漸强大。迄二十五年。遂代莫氏。明亦授都統使。至明末清始。黎莫二氏。猶分據。不能平治。○又引明史云。萬曆二十五年。安南復爲黎氏有。而莫氏宗黨多寓處海隅。往往僭

稱公侯伯名號。侵軼邊境。黎氏亦不能制之。○又引池北偶談云。安南清順治初。莫敬耀來歸。未受爵而死。授其子元清。爲都統使。居高平。黎維祺亦來。康熙六年。維禧奪元清高平地。遣侍讀李仙根。兵部主事楊兆傑。諭還之。元清死。弟敬光爲黎氏所討。來奔。全地方官送歸本國。死。爵除。○又引清李仙根安南雜記云。黎氏王國在富良江西。所屬有十一道。五十二府。二百一十九州縣。都統莫氏維云云。高平一府四州。在北隅之東。是清冊封使所記。當時已分記國王與都統。

明嘉靖十九年。莫氏降于明。爲安南都統使。萬曆九年。舊主黎氏裔孫維潭。遂代莫氏。建元光興。丁酉年。我慶長二年。當明萬曆十五年。爲都統使。子維新嗣。改元弘定。而死。子維祺。乾隆會典。池北偶談。作維祺。今從康熙會典。嗣。改元永禰。子某。某子維正。偶談作維微。今從乾隆會典。嗣。改元正和。四年癸亥。我天和三年。受清冊封。爲安南國王。其文爲制度。皆唐土餘風也。自建年號。設三司。十五府。兩都十三道。職名多倣唐制。維正立。三十八年死。子維禕嗣。十四年死。子維祐嗣。改元。弟維禕嗣。改元景興。子某嗣。改元嘉隆。當我享和二年壬戌云。通書引安南雜書。

其國制度。分十三道。五十二府。二百一十九州縣。又高平一府四州。其實一道。不及支那一小郡。所至皆設學校。惟諒山有城。甃色紅紫。相傳爲馬伏波所築。王宮用黃瓦。簷高不過丈。民房以草苫覆。門僅三尺許。俯首出入。文字與支那同。外別作數十字。多加土傍。以示異。亦正行於國中。其物產多稻。無麥。元史。一年再稻。一年蠶桑。一統志。重蠶桑。有細布。不植棉花。所在竹木成林。蔽天日。元史。金珠珊瑚。玳瑁。丹砂。奇楠。沉香。安息香。蘇合油。黃絲。王絹絲。頭胡椒。羚羊角。犀。象。兕。白鹿。猩猩。狒狒。蒙貴。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醢。菴羅。

菓。波羅蜜。烏木。蘇木。椰子油。鮫。砂糖。青黛。花布。肉桂。
 霍香。礬枝花等。續萬國新話。參取華夷通商考。一統志。多魚鹽之利。一統志。
 其用人。內設閣部。鄉守。輪苑。科道等官。獨御史臺
 職最重。外設承政。憲司。擬藩。臬縣。各有正佐。其氏族
 如阮裴吳楊陶黃武宋陳程梁胡之屬。外無他姓。男
 女皆被髮。以香蠟斂之。不令散亂。一統志云。其人或推髻。或剪髮云。
 地皆淨沙。跣足無垢。口赤齒黑。尊卑皆食檳榔。一統志云。
元史云。以藥塗齒。陰晴共皆戴笠。見貴人長者。則以使之黑。而有光。
 脫笠為敬。衣大領。衣尙白。不著袵裳。稱貴人曰翁茶。
 言大官也。食生肉。不設几席。其桌圓。高僅尺許。豪富

始有床褥。平民率藉草而臥。好恠異。尙巫鬼。不奉二
 氏教。婚姻。富貴家用媒灼。遵禮。貧人男女相悅。備錢
 貫成夫婦。雖同姓不避。獨喪祭。各依古禮。信堪輿。禁
 官民不得卜地。止許葬田中。惟國王始擇地於山上。
 兵無甲冑。止用火器。長刀。標槍。藤牌之屬。臨陳以象
 為重。其時候。夏月更熱。男女避暑于水中。故使舟善
 水。草木四時不凋。晝夜無長短。古稱日南者。殆不虛
 與。元史。五嶺以南。地方遐阻。夷獠雜居。不知禮義。其性
 輕悍。以富為雄豪。爭奪兼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平
 居不冠。立常叉手。席坐盤足。又或文身。謁尊貴。跪膝

三拜待客以檳榔嗜鹹酸海味交愛之。偶儻好謀。驩演又淳秀好學。一統志引文獻通考。偽越外記安南志。距長碕一千四百里。北極出地一十六度。四季溫暖。不知霜雪。五月而後得南風來舶。續萬國新話。慶長六年五月始入貢。舊章都元帥瑞國公上書曰。安南國天下統兵發船往販。通商結好。又蒙賜文翰。乃前任都堂往復。今我新任都統元帥。欲依前事。兩國交通。不幸至舊年四月間。顯貴船泊在順化處海門。被風蕩。船破。無所依恃。順化天都堂官不識顯貴良商。與船役爭氣。

上書及復書皆多誤可考

不意都堂官事誤身。故諸將帥興兵報怨。且日日要殺死顯貴。我在東京聞此消息。愛惜難勝。于上年我奉命天朝。復臨巨鎮。見顯貴尙在我國。我本欲發船許回。奈天時未順。延至今日。幸見貴國商船復到。顯貴暗曉事由。我無不悅。爰謹具菲儀。聊表微意。庶容少納。外傳書一封。煩為傳上位。示下予。顯貴返國。以結兄弟之國。以交天地之儀。誠如是則助以軍器。鹽漆並器械。以充國用。我感德無涯。異日容報至祝。茲書時所獻奇南香一斤。白熟絹三疋。白密十疋。榴木一百株。孔雀子五皆云。外蕃通書引相國寺書翰屏風。十月。東照宮賜

復書曰。信書落手。卷舒再三。自本邦長碕。所發之商船。於其地。逆風破舟。凶徒殺人者。國人宜教誡之。足下至今。撫育舟人者。慈惠深也。貴國異產。如目錄收之。夫物以遠至罕見爲珍。今也吾邦四邊無事。群國昇平也。商人往返。滄海陸地。不可有逆政。可安心矣。本邦之舟。異日到其地。以此書之印。可爲證據。無印之舟者。不可許之。弊邦兵器。聊投贈之。實千里鵝毛也。又慶長七年。所賜書曰。遙傳珍章。近見玉字。千里迢迢。不異晤對。况又靈區之異產。遠方之芳情。不勝歡抃。貴國懇求之方物。弊邦所產土宜者。可隨商人

所思。地已雖阻海山。其情不減尺五。他日商船往來。風波難者天也。弊國之四方海陸。不可有凶賊。本邦兵器。目錄具其物雖菲薄。志之所之也。外國書翰通書引異國日記慶長八年五月。瑞國公阮上書獻貢。東照官賜復書曰。華紙芳言。金札刊字。共席掌握。遙雖阻溟渤。簡牘頻往來。則其盟齊隣境。特投贈貴國方產。如目錄領之。實至情也。渡海商人。請寡人曰。異日來弊邦之時。于海濱。于島嶼。到府縣村邑。有船主心。可寄寓之大望。卽命陋邦士民。而書商人住居。可隨所思。書商舶貨財。不可侵掠之印札而付與焉。只要使旅

客安居。弊邦軍器。長大刀一拾柄。寄贈以伸寸忱。今也。歸舟忽忽。不可委悉。通書引日往來寬永九年五月。安南國王清都王。附書於艘長角藏者。併獻寶枕一枚。通書引日記寬永二年正月。大猷公命造復書。廷議止之。使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酒井忠勝報之。併賜太刀及大小刀劍各十柄。通書引日往來元祿元年六月。安南國王上書曰。王者交隣。常以信義爲重。恭惟貴國與本國。各居絕域。非相吞之國。昔聞貴國會已遠交。結爲通好。何其厚也。此聞。貴國絕無交質。罕字見通好。何其薄也。今本國恭以仲人。欲修舊好。擬字特欲通

好之意。庶可復定矣。且於往年已寓薄來微物。奉上貴國。以爲國交之止信。奈此封域懸望。翰羽遙珍。短字使本國愛慕之心。未嘗一日不在也。今又聊將鄙物。用結新恩。冀以始雖疎。而終必親之情也。竊念本國經費多費。惟錢爲用。但未能操造之効。功字致使財用之不足。哉。遙聞貴國地產良銅。權知造幣若此。曷不廣鑄以濟其乏乎。所望貴國權時用之宜。布稱錢之令。立一時之圖法。鑄三品之利源。通流本國。營生買賣。於是兩國俱得兩利焉。但願貴國仁堆通貨。意體移財。出百萬之緡錢。澤九州之黎庶。此則四鄰之人。

咸親其義。自茲向後。兩朝通好。信義往來。遐邇如一。體。胡越如一家。斯為美事。恭惟丙鑒。尚侯乙祈。今書其所獻。琦楠香一斤。絹二十疋。魚皮二十。柒花藤一十株。樞木二十株。通書引立
東京。安南屬。萬國傳信記事云。舊交趾國都也。昔時一國昆弟之地。頃年接兵連戰不決。國界有山。號幾也。牟。山中產肉桂。為萬國之最。兵燹焚山而後。不渡來。距長碕。一千六百里。五月而後。埃南風來船。人物衣服。如清以前人云。國人顏黎黑。首如男形。少剃。百會束髻。男女皆染齒。女似我卑賤者。紅毛通商賈。用

支那文字。言語國俗。頗有異。把箸而食。凡外夷。用橫文字者。不能用箸。皆爬食云。北極出地。十八度。夏至日晷南。通商考。續新話。土產小黃絲。黃絹。綾子。縐紗。紗綾。紗羅。紗紕。天鵝絨。綃。五糸。木綿。宿沙。麝香。肉桂。霍香。龍眼肉。山歸來。亞鉛。石黃。檳榔。護神香。蘇木。漆。烏獸。陶漆器。糸頭等。通商考。
占城。又蘸八。或占八。增譯采覽。異言元史。古越裳氏界。本奏象郡林邑縣地。漢為象林縣。萬國新話。元史。屬日南郡。東濱海。西際瓜哇。南通真臘。北與安南之驩州接壤。東西五百里而贏。南北三千里。城去海一百二十里。近瓊州。

舟行順風。一日可至。元史一距長碕二千七百里。通商
考其南曰施備州。西曰上源州。北曰烏里州。所統大
小州凡三十八。亦有縣鎮諸名。漢末大亂。縣功曹姓
區有子曰連。殺縣令。自號爲王。元史一謂之林邑國
王。吳大帝時曾與支那通。數傳無嗣。其甥范熊代立。
傳子逸。死。彝奴范文纂位。都典冲。去海岸四十里。時
交州刺史姜莊使人監日南郡。並貪殘臺。遣夏侯覽
爲太守。尤侵刻。文貪日南肥沃。欲略有之。至是因民
之怨。襲殺覽。交州刺史朱藩遣督護戍日南。文復滅
之。而死。子佛立。佛孫胡達。寇日南九真。殺傷甚多。交

州漸削弱。其孫文敲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
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爲王。死。子楊邁立。死。子咄一作統
立。至齊梁陳。或不服。元史隨時遣將劉方伐之。王梵
志遂棄城遁。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國
有十八世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謝罪。自是朝貢
不絕。一統志唐太宗貞觀中。其王頭黎獻方物。子鎮龍
嗣。爲摩訶侵多加獨所弑。范氏遂絕。頭黎女自立爲
王。國人不服。共立頭黎姑子諸葛地爲王。娶頭黎女。
國大定。更號環王。元史一統志。唐元和初。入寇驩愛州縣。
安南都護張丹擊破之。遂棄林邑。徙國於占。因號占

城。五代周顯德五年。其王釋元史作王舍利因德漫遣臣
蕭訶散入貢。用貝多葉書表。香水函盛之。始自稱占
城國。宋乾德中。其王悉利因阨盤遣使貢方物。一統志
孝宗淳熙中。以舟師伐真臘。入其國都。寧宗慶元中。
真臘大舉復讎。殺戮幾盡。俘其王以歸國。遂亾。悉歸
真臘。因名占臘。其後國王或曰真臘人。又曰占城。恢
復。元至元十五年。其王舍利唯牙信合八刺麻哈迭
瓦。一統志作王字願內附。遣使貢方物。封爲占城郡
王。元史一其子補的遂負固弗服。屢遣重兵臨之。乍
臣乍叛。終無順志。明洪武初。其主阿荅阿首遣其臣

虎都蠻入貢。封爲占城國王。自此朝貢不絕。一統志其
國所產。犀。牛。菩薩石。薔薇水。猛犸。一統志作火油。皆貯瑠
璃餅中。以進。有火珠。大如鷄蛋。日正午承影。取艾燃
之火。見金。銀。錫。鐵。獅。象。玳瑁。伽南水香。乳香。沉香。檀
香。丁香。檳榔。茴香。烏柏木。蘇木。胡椒。筆登。一統志作澄茄。
白藤。吉貝。絲。絞布。白氎布。貝多葉。龍腦香。甘蔗。蕉子。
椰子。孔雀。山鷄。夾箋。豆寇。黃蠟。紫礦。瑠璃。珊瑚。西矢
烽。鐵箆等。元史一其王每坐見官屬。一膜拜。卽起白
事。事畢復一膜拜而退。親近之臣。見王行跪。踈遠者
拱手而已。元史王腦後。鬢髻散披。吉貝衣。或大食錦。或

用法錦大衫。戴金花冠。七寶裝。瓔珞爲飾。脰股皆露。躡紅草履。無襪。男子以白氎布。纏胷下垂至足。衣袖窄甚。撮髮爲髻。散垂餘髮於後。婦人亦腦後撮髻。無笄梳。其服飾及拜揖。與男子同。出入乘象馬。粒食稻米。肉食山羊水兕之類。國無城郭。土無絲繭。有米粟豆麻。每歲稻熟。王自刈一把。從者及群婦女。競刈終畝。元史一國志。國王或以兄爲副王。或以弟爲次王。設高官八員。分掌東西南北各二。無奉祿。所管土俗。資給之。別置文吏五十員。有郎中員外秀才等。管儲資寶貨。又司帑廩者。十二員。主軍卒者。二百餘員。皆給龜

魚以充食。免其調役。而止其大姓。號婆羅門。兵萬餘人。兵器則槍弓矢手牌。夜臥。惟王有牀。諸臣則施地元史。畜產多黃牛水牛。而無驢。亦有山牛。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將殺。令巫祝之曰。阿羅和及拔。譯之曰。卑教他託生。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互市無緡錢。止用金銀。較量錙銖。或吉貝錦。定博易之直。一統志。人如有疾病。旋采生藥服食。地不產茶。亦不知醞釀之法。今按新話引東西洋考。巨謂不知釀法。止飲椰子酒。兼食檳榔。每歲正月朔。牽象周行所居之地。然後驅逐出郭。謂之逐邪。四月。有船遊之戲。一統志。定十一月十五日。爲冬至。人皆

相賀。十二月十五日。城外縛木塔。王及人民。以衣物香藥。焚之塔上。以祭天。元史一刑禁亦設枷鎖。小過把藤杖鞭之。或五六十。乃至一百。當死者以繩縛之。樹木。用梭槍椿喉。而誅其首。若故殺劫殺。令象踏之。或以鼻捲撲于地。象皆馴習。隨人意。犯姦者。男女共入井。贖其罪。一統志引宋史世與安南相惡。數攻殺。兩國使者。並至元都城。則分東西。賜宴見。則交趾入垂拱殿。占城趨紫宸以避。若誓不相見者。元史北極出地。十二度。氣候熱燥。與交趾密邇。出鮫最品。續新國人釀酒于甕。俟其熟。賓主繞甕。插入三尺許竹筒。輪次吸

盡。至末注水。復吸之。新話引東每年八月。國主索人膽千萬。故真臘王。每夜出人于郊。有行客。則以似繩製甲者。被入頭上。牽注。把小刀。裂右腋下。取膽。候其數充足。而饋之國王。新話引真臘風土記或和人膽于酒而飲。或浴。驅唱曰。徹軀皆膽。新話國人嫁娶。必以八月。女而求男。同姓相嫁。新話引東其禮也。媒者齎金銀釵酒肉。往婦家。乃刻吉辰。婿家會親族。設醮。婦家請一波羅門。引女至婿家。則婿盥手迎接。謹受焉。新話引北史國王死。歷七日。官族三日。庶人一日。而斂葬之。葬也。收尸于函。鬻役者。搏鼓舞躍。到水邊。積薪焚尸。收骨。國

王以金甕。官族銅。庶人瓦。斂以沉海。男女皆截髮。從葬畢。盡哀慟于水濱。迨歸路。聊莫哀色。每七日。焚香供華。慟哭至四十九日而罷。新話引國有飛頭蠻。婦人無瞳。夜闌。其頭飛行。食人穢物。回復合體云。新話引星槎勝覽。慶長十一年。始入聘。殊號八月。東照宮賜書曰。前年以商船之便。寄音書。海雲隔絕。不知相達否。未見荅書。今也。命明人林三宮。投贈愚翰。并陋國微物於貴國。所懇求者。域中上品之奇楠香也。中下之沉香。陋邦亦多之。搜索國中而可賜。陋邦者所憑仗也。自今已後。商舶互作往來。則非兩國庶民幸事乎。書翰

通書引是歲。入貢。殊號慶長十二年十月。僧承兌記往來寄書于占城國執事。求奇楠香。且請通信。通書引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亦受命贈書及物於占城國王。及夫人姊妹。以請修盟交好。求佳香。通書引羅後每歲來長崎。交易通船。舊章暹羅。亞細亞洲十一王國。在印度悉幾爾厄乙蘭土。上傍安日河。西抵榜葛刺。北接毘牛。東南二方。大抵臨海。增譯萬國傳信紀事。昔曰赤土。又婆利羅刺地也。新話引東洋考。乃南天竺國。續新
○承覽異言。源君美按云。赤土殆見隋書。為扶南

別種。頗為相近。然考其說。似有差謬。唐書云。蠟國。東隣真臘國。西接東天竺國。南是溟海。北通南沼。紫樂城界。其都城相傳。本是舍利弗城也。○續萬國新話云。東接東蒲塞。西接東天竺。南溟海。北通紫樂城。舍利弗舊城。釋伽說佛法到此土云。○元史云。暹國在占城極南北。介廉州循海。北岸連接交趾。

東南平衍。饒稻。西北多大山。參之。異言引圖書編。○又引馬氏勝覽云。環國皆山。峭拔崎嶇。地下濕土。疎惡。罕宜耕種。頗不合。分為十一道。曰暹羅。曰馬爾大莽。曰哩伍兒。或作哩功兒。乃六昆也。曰悉亞刺。曰荅那

思里。曰把打企。乃太泥。曰百刺。曰揭達。曰雲葛臘翁。曰彭亨。曰若耳。異言引傳信紀。或作十二道。土地雖有君長尊師。皆敬從暹羅國王命令。國勢甚盛。其王自古子孫相繼。上下舉崇信佛法。其王都曰暹羅。又曰阿弟亞。又首弟亞。通書增譯異言引紀事。

○采覽異言云。方今境內有大庫司。凡九。猶言布政司。府十四。縣七十二。俱分隸各府。曰暹羅。曰可細馬。曰疋會。曰皮細祿。曰束背胎。曰杲平定。曰倒腦細。曰封歪。曰六昆。其大庫司也。曰米納。曰老無。曰北采。曰東板普。曰辣皮。曰疋皮里。曰采野。曰

多饒曰千無里。曰細辭滑。曰采欲。曰款細灣。曰治奎。曰魁山。

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地。暹乃漢赤眉遺種。其土瘠地不宜耕種。羅斛國土地平衍多稼。暹人歲仰給之。異言引續文。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羅斛遣使入貢。成宗元貞初。暹人入貢。英宗至治三年。暹國入朝。元順帝至正中。暹始降於羅斛。因合為一。元史稱暹羅斛國。明洪武四年。國王參烈照昆牙遣人朝貢。授大統曆。其後哆羅祿子昭祿群膺哆囉諦刺嗣。永樂初。改稱暹羅國。遣人入貢。乞量衡。為國中式。一統志。其

子三賴波磨禮刺的賴嗣。萬曆中。其次子嗣王。每年用兵。遂為霸諸國。通書。後陽成天皇。慶長十一年。暹羅入貢。殊號。事畧。距長碕。凡二千四百里餘。候六七月南風。入港每歲。稱暹羅船者。大舡二隻。來往交易貨物。舊章錄。是年九月。東照宮賜書于國王曰。夫交盟者。其地雖不遠。不親則如千里。其國雖不近。通信則如比隣。寡人於貴國。所倚賴者。上上奇楠香。極品鐵砲也。以閣下鈞命。搜尋之。而投贈此地。則實恩惠也。今也。本邦軍器。鎧三領。共六具。長大刀拾柄。雖為不腆之具。存誼誠而已。十三年十月。宮使本多正純。寄書於

暹羅王。左右臣下。復求鐵砲。及鹽硝。十五年七月。宮再賜書於國王曰。夫海山雖隔萬里。親則不異。咫尺之地。抑夏日有商船。便得貴國之信。不移寸步。如對高顏。歡抃有餘。特予大望之鐵砲鹽硝。去歲家臣本多上野介。以短書達于貴國。即來歲之船。可被投惠。趣握雅普控。被記書面。欣悅不淺。彌如全諾所希也。自今以後。貴國與陋邦。每歲於有貿易商舟之往來者。兩國和平。人民豐熟。遠方亦如比隣。可修厚盟者也。本邦土宜雖薄物。記別幅。贈進之。書翰通書引元和七年四月。上書曰。暹羅國王。奈舜烈摩倫摩匹浮

上書多誤不可解

臘浮烈照果郎或作怡臘馬噉陸圖安瓦离西卒耶馬噉离祿縛祿喇納臘日他尼無禽倫。書啓日本國王殿下。切惟古明君致治。施仁政。善交隣。是以近悅遠來。樂趨之朝野。而仰受覆庇也。今暹與日本車乘相仍異師。古以和好滄溟為限。愧辭命而荒疎。殊非本意。大失交隣之道。夙懷觀興於大乘。未能旋慰奉佛面。風化無貳。未聞經教之其可得而與之。否歷來貴國商艘繼至。而優卹之。勝我赤子也。當諭該司溥濟之母。滯難之愿留者。擢首以總之。名押來那。倅用導新舊來販等。利便使向後知所興感矣。敬以詳聞。

謹顯使坤修屹實參密等齊捧書儀上獻。以表哀誠。問
候台福旨。以諾盟母。絕辭命。以踐古之誠。兩國之利
也。倣土少有奇產。倘有可用。賜以命通。永同和好。共
崇佛教之玄感。臻泰平之象務。使蒼生業謳歌善政。
惟明鑒焉。事畢。遣使密旅俾獲速聞佳音。爲厚望也。
天運辛酉。首夏八日。書所獻長短劍各一把。鳥銃一
封。三金盤一具。花綬十條。石硯一具。象牙一觔。四
九月賜復書曰。吾邦與貴邦。遙依隔滄溟。未及通信。
然而商舶之往來。畧聞風化。而不無想像心。今也。令
勞二使坤屹實參密坤修斜葦等持音書來朝。筆之

所記。口之所演。以譯通知其心。不動寸步。如到其境。
目擊道存者乎。特領六種方物。惠意不淺。奉佛而風
化無貳之示諭。可謂有道。於吾邦亦開闢以來。儒教
傳來。佛法東漸。道其德。上在儒家者。順孔夫
子之教。立三才五常道。在佛家者。學釋牟尼法。持三
歸五戒律。下至士農工商。不捨其業。以故魯典竺墳。
汗牛充棟。亘古亘今。非啻崇佛。在文用文。在武用武。
其外風俗。二使所歷覽。不遑縷舉。每出通信之忠趣。
所感無他。必修隣交。薄物土宜。錄別幅送之。采納焉
幸。維時季秋。順序自齋。所賜押金屏風三雙。鎧具三

領太刀二振。馬三疋。本多正純。土井利勝亦復書於暹羅國。握那西潭麻喇。通書引寬永戊辰年。暹羅國王死。己巳年。嗣王奉書。異言先是慶長年間。源長正。稱山田仁左衛門。外蕃通書引采覽異言。或云伊勢山田仁左衛門。田人又引長崎北島氏天地二圖。說云。尾張人。長崎先民傳亦同之。駿河府農家子。偶儻有大志。不屑治生產。學劍及兵法。遊寓四方。久之。無所遇。知初客長崎。駕海舶。抵暹羅。會其國有六昆之寇。長正以策于王。王授以兵。拒擊之。長正令其兵皆爲日本裝。揚言日本遣兵來援。戰大克。追至六昆國都而還。王以女妻之。益任以國事。數年威勢大振。服屬傍

諸國。王遂以位讓之。長正即位。自稱暹普羅。先民傳作王佛暹羅謂天曰。普羅暹普羅。猶言天王云。長正爲政尙威猛。衆頗怨怒。遇弑死。或云以壽終。初長正在國。見天下新定。以爲不足立功名。乃慨然有航海之志。會有商船。赴交趾。共載。抵臺灣。轉入暹羅。樹功。遂王其國。云。駿河府志
○駿河府志或云。國王弟謀叛。長正合義衆。討平之。王擢爲相。或云。封必昆兒國。傳至女。因亦雄勇。有父風。能以兵自固。○外蕃通書引采覽異言云。長正抵暹羅。遇其國亂。屢有戰功。累被擢任。至

管國事。因說其國王與我通聘。○又引長碕北島氏天地二圖贊說云。長正南遊暹羅。時國多難。王招致日本人。長正亦在招士中。時王引見長正。問以強國之術。長正說之。皆中旨。王用其謀。以是國最富強。猶且有戰功。封必昆兒主。長正有女名因。襲父封。後復主於太泥六昆二國。而勇威振殊域。○又引宗因筆記云。長正以寬永四年擢用。迄寬永十年病死。

後又有木谷氏。字久右衛門。和泉人。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常好讀兵書。寬永初。流寓長崎。備作以經

日後鼓舶南溟。而入暹羅。居數年。時其女王議逐日本之客。最緊。故客皆散于四方矣。國正北可二百餘里。有敵國。曰亞華。亞華恃日本之客。謀亾羅國。乃率兵六萬。既抵其國界。羅王恐懼。迺募日本之客。久左應募。以奇策。機駕巨砲象車。將八千人。迫擊之。敵死於兵者六千。餘悉乞降。戰終潰。王賞功。封附庸王。而以壽終。有子。久右衛門。襲父封云。增譯異言、

○外蕃通書云。久右衛門在暹羅。亞華起兵來襲。久右以奇計伐破之。以其功。受封津田哥阿國。兵起。與長正俱率在留日本人。伐哥阿破之。暹王善



以其女妻之。○長碕實記云。慶長中長碕人。津田又左衛門。往暹羅。交貿。暹羅與哥阿戰。暹羅乞救於又左。當是時。本邦人數百居暹羅。其居稱日本街。又左與山田仁左衛門。率國人擊哥阿。克之。國王以女妻又左。予國官於仁左。又左生子。三左衛門。速寬永中。父子歸國。

寬永三年。南海船人。稱天竺德兵衛者。乘商船。渡暹羅。庚午年。復來往。乘角倉船。再渡。後祝髮號宗心。書暹羅記行。曰。渡天物語。暹羅國有日本街。居民七八百人云。通書。

○增譯采覽。異言云。宗心播摩高砂人也。駕角倉氏海舶。通商天竺。二回。剃髮號宗心。住浪華。迄寶永四年。宗心歲八十九。尙無恙云。

國都有一大伽藍。其廣袤六十餘里。高覺層棟。聳峙雲間。宇下有三條廣陌。陌宏四丈八尺。我一丈八尺。千萬民屋列其中。安置三大佛軀。其一起一臥。一坐。臥佛小指高厚一丈八尺。我一丈八尺。其巨大可以知。積年雖久。堂佛金光晃晃不滅。未知金石土木何物所造。真是化城也。傳謂。須達長者居趾。而鑿開一大石山。以造焉。國俗以貼金爲供養。凡西南海路。來往船舶。欲達

此國更無一物。只有此伽藍耳。續新話異言引宗心記行國都號
默南。大河廻城都。宛如島。其規制如他諸州。印度城
郭。其華整美麗。冠諸國。王宮殿最廣大。悉美麗。都內
人家。凡四十萬。王親衛精兵。恒備五萬餘人。凡此國
商賈輻湊。出地繁華。亞細亞。歐羅巴人。皆集于此。紅
毛。諸厄利亞。拂蘭察。波爾杜瓦爾等人。皆置商館。交
易貨物。增譯采覽異言引傳信紀事

○增譯采覽異言引續文獻通考父氏圖說云。其
羅城構以甌壁。周一百五十里。壕岸亦構以甌。相
傳本是舍利弗城。內有居人。數萬人家。佛寺一百

餘區。其堂宇皆錯以金銀。幄以丹彩。地以紫鑛。覆
以錦罽。其土宜菽粟稻粱。無麻麥。

都邑。北極出地。十四度十八分。東西天度。百十七度
二十二分。異言引度數講氣候不正。俗尚侵掠。煮海為鹽。釀
林為酒。一統志引島夷志春秋常如盛夏。熱國也。米穀一年
三熟。春初種苗。餘皆自生。其米春冬所收。不如夏熟
味美也。居人覆屋以瓦。並為高閣。藉以藤席竹簟。寢
處其上。以避蒸暑。男子剃除鬚鬚。少留頂毛。戴金花
冠。加瓔珞。謂之天冠。單衣長袖。腰佩一刀。婦女以香
油沐髮。盤髻加飾。似我圓髻。被以單被。卑賤服制。大

較相同。續新話、異言引圖書編、

○采覽異言引圖書編續文獻通考及大明一統志引島夷志云男女推髻白布纏首被服長衫頗與本文不合。

賤卑貧窶皆裸也。以木綿纏腰耳。續新話、國王出則以象駕輿。其農蓄象以充耕耨任載之用。如我牛馬然。續新話、異言引圖書編、貿易通用銀及銅錢。米一斛八斗換銀一鎊云。續新話、婦人志量在男子。上有公私計議。利法輕重。錢穀出入之事。皆決之婦人。新話引東洋考、婦人見支那人。酷愛重。置酒款待。令宿留狎交。其夫不能

禁。相誇曰。吾婦美。故人亦喜愛焉。新話引東洋考、男子弱

冠割陽物。彫金銀珠玉。以藥封之。為象眼。步則鏗然

有聲。新話引吾學編、昭代叢書中竹枝詞注、貴人死則以汞灌之。葬高

阜。建塔蓋焉。貧賤者鳥葬。新話引竹枝詞注、或人死則將真

海濱。大似鵝者來食盡。餘骨投海。名曰鳥葬。新話引東西洋考、

嫁娶則羣僧迎壻。入婦家。僧取其紅點。婿額以為

佳兆。新話引東西洋考、按竹枝詞注云、人皆有妻妾。

其為妻者。皆門戶相對者之女也。能修婦道生子。則

長子繼其家。他分產殊戶。其妾者。皆賣鬻賤人。生子

則皆以為奴婢。或鬻諸人。大抵國人性多和怡。逸樂

魯鈍。偶有智慧者。亦善航海交易也。理經營文學諸技藝云。增譯土人性勁悍。善水戰。將帥者聚人腦骨。裹軀。名曰聖鐵。雖刀矢不能透焉。新話創檳榔木作標槍。以水牛皮作牌。新話星適有來船長碇者。乞物於支那及蠻夷諸舶。若不與。則提斧潛海底。毀裂人舶底。其性淨獯。能練熱水。新話其國所產紅馬肯的石。次于紅鴉忽。明瑩如石榴子。國西北二百里。有市鎮。曰上水。通商居人。無慮六百家。名種俱有。黃逗香。羅褐連。羅一統志作香。降真沉香。亦有花藜木。白豆蔻。大風子。血結。藤結。紫檀。白檀。烏木。具多花錫。象牙。翠毛。

蘇木。賤如薪。色絕勝。獸有白象。獅子。虎豹。香麝。貓。白鼠。每家蓄孔雀。如鷄鴨。馬少于驢。皆白色。竹最大。或取為棟梁材。菓有梅。橘。西瓜。蔗。椰子。蕉子。其波羅蜜形如東瓜。荔枝大如雞子。蔬有東瓜。黃瓜。胡蘆。芥姜。葱。瓜茄。四時不減。河出鯉。鯽。鱸之類。有米酒。椰子酒。皆燒酒也。凡蕃貨有雪白間道雜色花布。花緞。花氈。乳香。鬱金。阿片。肉桂。檳榔。蘆薈。麒麟血。阿仙藥。椰子油。沙姑米。蔗糖。棉花。斑枝花。荊藤。黃臘。烏漆。膽礬。硝石。赭石。雌黃。鯊皮。蛇皮。虎皮。犀角。象皮。牛皮。鹿皮。水牛皮。山馬皮之屬。其國所缺者。大小麥。黃白粱。白瓜。

彭上當有
東或北字

松樹。鳶。猿。牛云。續新話、一統志、異

太泥。當暹羅西南。有吉蘭丹。其彭亨。或作鼓坑其南峇那

溪。乃太泥也。又作太尼。暹羅十一道之一。曰把打企。

或作把打那太泥乃暹羅所呼。把打企及把堂。乃西洋所

呼也。增譯異言一圖贊統、距長碕二千二百里。通商

○外蕃通書引明史云。太泥古浚泥。屬瓜哇。後屬

暹羅。更名太泥。遣使冊封。為浚泥國王。當暹羅。東

埔寨西南。與大昆。滿刺伽為隣。今按。浚泥非太泥

國。在沙馬太刺西。東海中大洲云。

與麻六甲相並。地方氣候。粗相同。有守護。南天竺中

最賤。人物類。東蒲塞。續新土產。砂糖。蜜。胡椒。燕窩。錫。

鮫。樹皮。丁子。牛角。牛皮。西國米。冰片。丁香皮。阿片。佳

文席。降真香。沉香。乾蝦。籐席。籐蠟。山豕。猿猴。麝香貓。

大猿。蛇。鸚鵡。孔雀。鳩。鶴。通商出極大之鳥。名曰厄慕。

有翅。不能飛。其足如馬。行最速。馬不能及。羽可為盔

纓。啄亦厚大。可為盔。增譯異言慶長四年七月。東照

宮賜復書于太泥國王。封海王。噍哩。噠那。李珪。曰。今

茲孟夏。所呈本朝之表文。披而讀之。則似不移寸步

而對高顏。抑去歲八月。太閤俄然而歸。泉下。闔國皆

用令嗣秀賴相公號。今如寡人者。蒙顧命而輔佐嗣

君也。幸而到遠方遐陬。治政不減往日。本邦風俗。來使親見之。不及注記。竊聞貴國依足下義氣。國家安寧。人民和平。遠近懷其惠者。可不嘉尚乎。維時所運送之方物。珍禽異產。獻諸嗣君。何圖寡人亦得貴國芳信。遠方厚惠。不勝感戴。爾後彌商船去來。珍器賣買。可隨足下所欲。邦域中。海濱陸路。制禁賊徒。雖隔萬里海雲。堅交盟。則其情不異兄弟。莫訝爲表卑忱。甲冑二具。獻之。采納多幸。書翰通書引七年。入貢。舊章錄殊號。八月。宮賜復書于太泥國林隱麟。通書十一月。八月。宮賜復書于國王曰。華緘入手。細覽薰讀。特得

花綾之芳信。不堪怡悅。如來意。二國往返。近年頻繁也。本邦商船到貴國。作暴掠擾害者。其罪元重。未到此地。雖然。既知其凶徒。預待歸陋邦之日。異時著岸。則船中豪賊。無遺餘。可刑戮矣。於貴邦。殺人放火。惑亂人民者。是可忍。孰不可忍乎。時哉暑退去云。書翰通書引日記。國俗最野陋。其國王婦女相傳奕世。不聞國政。只備位耳。執政家有_三王。七道相分立。癸丑年。我延寶九。三月。有_三叛者。殺_三王。而其下代之。前三王子避亂于暹羅中六昆。憑其王起兵。乙卯年四月。率兵一萬餘。海陸併進攻。後_三王拒戰。敗走于未居晴。在太泥與

六昆之倚賴其王。其王為起兵。海陸二道並進云。華夷

呂宋一名瑪泥爾訶。在廣東海中臺灣南。距臺灣四百里。達琉球五百餘里。去我長碕八百餘里。土地頗大。西南海中。大小屬島一百餘。總稱非利皮印。設厄乙蘭鄧。又曰呂宋諸島。或瑪泥爾訶諸島。皆在支那與馬路古中間。其如茗荅闌非利皮那。稍大也。或產金銀。後皆屬呂宋。其地東北隅。北極出地。十九度二十五分。東西天度。百二十八度十二分。酷暑熱。一年春秋八季。其季各四十五日。設我立春。彼為春。四十五日。候如我夏。我春分。

彼為夏。毒熱如焚。我立夏。彼為秋。如我夏。我秋。分彼為冬。如我四月。我立秋。彼為春。如我夏。我秋。分彼為夏。毒熱酷蒸。我立冬。彼為秋。如我夏。我秋。分彼為冬。至彼為冬。如我四月。候云。米穀一年六熟。往古有國王平治之。國稍亂。續新話甲子年。我永祿七年。西曆一千五百六十四年。伊把爾亞國。非利皮烏斯。第二世王時。國人。明史及明世諸國。書作拂郎機人。歷新伊把爾亞地。航海。始至此地。互市。或時獻黃金于國王。請謂。願得賜此。一牛皮。蓋屋之地。王許可。其國人多縫合牛皮數間。以皮圍土地。以乞之。王竊難之。然恐信于異邦。乃畀其地。伊把爾亞即築城于其地。營室列銃。備刀盾。堅固。漸壁。居九年。遂起兵。殺國王。奪國。併有焉。實當壬申。



我元龜三年。新話、異言、置僧官及都督。統非利皮亞諸島。增譯、異言、土地炎熱肥沃。殊多米穀。椰子。胡椒。肉桂。生姜。泊芙蓉。藍。砂糖。蜂蜜等。山出黃金。海出明珠。其南方瑪爾泥訝地。產白銀。故國富厚。西南銀場。採煉工匠。皆係支那人。凡十二萬餘口。亦我流寓人。分居其東方者。嚴設關防。不令過界。其人被服帶仗。不變本俗。追年孳衍。至三千云。東海島中產金地。乃遣國人採用焉。島名一柱島。又金島。雙柱島。又銀島云。增譯、異言、續。伊斯把爾亞奪國而後。崇信天主教。悉依教門行事。續、新話、國俗嚴禁狡童。如人犯之。則謂逆天罪。

人也。積薪焚殺焉。新話、引、東國產鷹。中有酋。飛則羣鷹役列。或獲禽獸。則俟其酋先喰其睛。而後羣鷹啖盡其肉。職方外記、文、國有一樹木。百獸不得近之。一過樹下。忽斃云。外記、異言、慶長六年。始入貢。十月。東照宮賜回章于其國。郎巴難主昔高提腰曰。舊年於貴國之海邊。大明弊邦之惡徒。作賊之輩。可刑者刑之。明人者異域民。不及刑之。令歸本國。定知於大明。被誅罰。如本邦者。去歲凶徒。雖作反逆。一月之間。無遺餘誅戮之。故海陸安靜。國家康寧。自本朝所發之商船。不可用多者。可隨來意。他日本邦之船。至其地。則以

此書所押之印可表信印之外者不可許焉。弊邦與濃毘數般欲修隣好。非貴國年年往來之人。則海路難通。所希求者。依足下指示。舟人船子。時時令往返。貴國土宜納受之。遠方之信。厚意難謝。七年八月。宮復賜回翰曰。遠人得來而傳足下音書。說貴國政化。况又投贈五般方物。雖不對容顏。不聽辭語。交情作四海一家思者。不勝感荷。本朝與濃毘數般欲作商船往來。名不必爲本朝。貴邦之人曾曰。弊邦之東關有所止宿。則呂宋之舟可遁風難。自關東出舟者。兩國之嘉慶也。今故自貴國告彼國者。期望之。蓋可應

貴邦所欲。自本邦出入幡舟輩。悉誅殺焉。域中到遠島遐陬。彌加制止之嚴命。若又到其地。而作暴逆。可被誅戮。莫怪本朝商人。雖有寡人押印之書。不用國政。致非理者。記其名字。而可告報之。異日不可令其舟渡海也。雖爲微物。贈本邦兵器。以表寸忱。又是歲九月。賜書曰。今茲壬寅之秋。貴國商船欲赴濃毘數般。海上懼風波難。而到本邦土州之海濱。數年與貴國修隣交。結遠盟。今也。幸而寡人執國柄。旅寓商人。船中資財。何可豪奪乎。爲畏往事。偶見順風。急歸去否。船客數人。到陸地者。寄贈貴國土宜。厚意難報。自

今以往。或遭賊船。或漂逆風。縱雖謂檣傾楫摧。到弊邦。則宜安心矣。兼日域中。益加嚴命。貴國商人請寡人。曰。年年濃毘數般。往還之舟八艘也。日本國裡商舟所到。賜可逃災害之印書。則呂宋百世至寶也。如寡人。殊愛憐遠人。爲禦士民賊心。別裁押印書者八紙。持此印紙。則弊邦之中。江海島嶼。村邑城里。栖息可康安。莫訝貴國商賈。全見國風。敢不能縷陳也。八年正月。台德公賜復書于國王。曰。朶雲落手。卷舒罔措。特受嘉貺。凌萬里波濤。攀千里雲山。爲通信音。勞來僧侶。直聽遠方政令。親知遠人風俗。觀異國珍奇。

之士宜者。欣感交深。本朝國政。屬內大臣進止。故不及重說。與貴國結交盟者。於予亦無踈志。異日商船來去。海陸遐邇。莫作嫌疑。雖爲不腆土宜。鎧三領皆具寄贈焉。以表微誠。通書引曰九年。當西曆一千六百四年四月呂宋國王耶徹洛黎勝君迎。謹沐頓首。書于日本名高國王陛下。昔者已有復書。言謝。茲因山厨羅明教告巴禮寓差褚瑪稱。欲往名高。謁見聖上。當知此山厨羅明教告巴禮。乃呂宋分派。往寓貴國。他爲人。聰敏得道。好爲美事教。本朝于系蠟氏奉祀。一位無極至尊名。曰察氏。乃天地萬物之主。俾僕等棄邪歸正。破

野史 卷二百九十
暗崇明。識昇天之人道。于是大朝于系蠟氏。一統皇帝及諸官長。至士庶民。無不欽羨而讚揚之。然此巴禮往貴國。非爲世間金玉之玩好。止欲教人超拔魂靈。昇天受福無窮。倘到陛下。乞存薄面。嘉善覆蔭。毋斯遐棄。則僕佩戴。曷敢忘乎。其餘前年巴禮寓居貴國。尙有數年矣。他亦如此善心。乃貴國人民所旣識也。第因海天遙隔。不得躬造。梓書上達。伏冀如面。僕不勝敬謹之至。通書引書 翰屏風書十二年五月。國人來告曰。伊斯把爾亞王。使僕爲呂宋守護。今始來渡云。通書十三年八月。東照宮賜報書曰。芳書落手。卷舒圭復。如

書面。從伊須波二屋。爲呂宋國守護。渡海珍重。至祝如前前。不可有疎意也。然而今歲被著船於相州浦河津。欣悅不淺。抑如貴國者。上下安寧。人民相親。諸邦懷其惠者也。本邦亦正法度。故無逆賊徒。雖然本邦者於其地。致無道者。盡可被誅戮也。次渡海如飛。舟船中者。心安中付也。貴國方物。如目錄。納受。厚意難報。又吾邦信物。雖爲菲薄。以別紙獻之。通書引日記往來是日。殊賜制札曰。近年到其國。日本人作惡逆輩者。如呂宋法度。可被成敗也。於日本無隔心。任此印札。可被申付也。通書翰十四年十月。賜呂宋船制令於甲

必丹世連郎壽安惠須氣羅曰呂宋國商船至濃毘
 須蠻蠻把按以上皆伊字斯渡海之時或遭賊船或漂
 逆風到日本國裡則以此書之印可遁災害者也聊
 莫涉猶豫不備通書引慶長年錄十八年八月呂宋國使者
 捧書及物於駿府東照宮引見通書寬永十八年禁遏
 天主教之後莫復來者本邦放逐教徒于海外者或
 止居此國子孫或存其傳稱南蠻者蓋是矣異言續新話
 伊斯把爾亞人多併諸島後年紅毛人及通商東國
 多併有諸島奪焉伊斯把爾亞人所獲貨物比往時
 則頗減少云異言

茗荅開又作泯大腦其國大亞呂宋有自立王土人
 奉馬哈默教都邑亦號茗荅開地有壯麗大港其北
 隅北極出地九度四十分東西天度百四十度五十
 二分異言距長碕二千四百里通商考風俗與暹羅同赤
 髮黎面男不束髮女束髻纏以白布黥軀以小紋唐
 草服上似我襦下無著國人好食阿片似我嗜酒蕘
 不至昏睡則不止信鬼懼猪雖國土頗大土人頑愚
 而有膂力或誑兒童售蠻夷者常食飯及殺決不食
 豕雖雖非自瘡而相引導者不食俸力以下從紅毛雜話土產
 有胡椒籐佳文席硫黃沉香丁子鼈甲等通商考春秋

八季。與呂宋同。呂宋當赤道北。瓜哇其南也。其度南
北粗相似。人物卑賤者。裸體而無衣服。紅毛倚此地。
裝船而來。故土人混水主來。又瓜哇。榜葛刺。末禮伊。
斯布宇幾須。末路和類等土人。屬紅毛。有相約而從
來者。又瓜哇以下。紅毛雜話。國人有三種。西域蕃人買之者。服
食皆雅而清。尊教持齋受戒。呼曰唐人。土人有名無
姓。性昏惰。故西蕃善買巧謀。携珍器于土人。終止板
談。善買以下。從已未年。我元和五年。和本書。恐有誤。紅毛人舉兵。寄寓此
國。伐波爾杜瓦爾。終奪其國。築城郭。稱曰皮多比耶。
通書。以便萬邦通商。置守令鎮。其名曰熱涅蠟亞兒。或作

熱涅舉州今屬紅毛。續新一種有稱黑坊者。鼻皆低。
初幼時。悉壓鼻以革紐捲之。及長解去。其俗卑。右腕
尊左。蓋右以觸污穢云。如界物。不以左則決不取云。
雜話。支那人亦通商于此。皆受紅毛人命。渡舶于本邦。
六七月。埃南風入津。此土波爾杜瓦爾人始領之。土
地豐饒。人性懶惰。故為紅毛輒所奪云。續新
阿媽巷。或阿馬港。又亞媽巷。增譯。或香山灣。鄭氏紀
書引續文獻通考。水遁考。廣東新又天川。通書引水
語。池北偶談。作香山灣。又濠鏡。又天川。通書引水
媽藥。康熙與支那廣東府香山縣。南海尖出之地。通
圖作天河海。支那廣東府香山縣。南海尖出之地。通
北極出地。二十一度十分。增譯。異言。引往昔。此地有

神名亞媽。能保護船舶。此地船舶湊會要津也。支那人呼曰俄於。港也。因併其神名。呼亞媽港。世人促曰媽港。或媽谷焉。當時曠漠。絕無城邑居人。增譯異言引亞馬港紀畧。外蕃通書引乙酉年。當我大永五年。西洋支那紀行。一千五百一十七年。波爾杜瓦爾人。初舶來此地。寄寓。而請支那人。始就山上。建城。若與海外諸國。貿易互市。未幾商賈繁盛。土地殷富。民烟蕃殖。為天下有名商賈輻湊之地。增譯異言引亞媽港紀畧。是故來我邦者。多自其本國波爾杜瓦爾。出張五和。自五和兼領阿媽港管轄。而來舶。非敢本國出船也。我邦呼曰南蠻人。船曰黑船。通書。此地西邊土地雖卑。

東部皆巖石也。部內有五寺院。造築頗美麗。波爾杜瓦爾人。構寨柵于此地。港中置大砲數門。遣軍卒三百人。以戒不虞。然其卒非其國人種。皆臥亞也。坤輿圖識。天文十一年八月。南蠻船漂著大隅種子島。其後弘治永祿之際。來舶薩摩及二肥二豐諸處。元龜二年夏。構商館于長碕。當時稱南蠻者皆是也。通書。慶長十四年七月。東照宮賜朱印曰。依日本人。寄船于天川津。其地憂之。固禁嚴。如有違背者。刑戮焉。通書引日記。十六年。引見其人。本多正純復書於阿媽港知府曰。謹復書阿媽港中知府諸耆老酋長等。所枉手書。

速字恐有

近似面稟。往歲烏舶燒溺之故。如今諄諄而言之。前
舶主雖從速事。而其愛惜之情。亦可憐焉。其罪迹詳
在寄柬。適我國書中姑舍是。然今貴港。早悔前非。為
修舊好。庶幾風舶遙遠。商貿開通之路。永以不發也。
其意於理無害。然則我邦雖有不拒來。不追去之意。
而又通外國。柔遠人之義。不能不有也。因以聞我主
君。我主君有允容之命。於貴港不亦幸乎。夫以貴港
之入貢於我邦。數十年于茲矣。今一旦舉而不棄之。
蓋我主君善憐之意。念茲在茲。然則來歲隨例。以烏
舶之到于長碕。而為期。莫有違約。仍商市雜遝。而交

易獲福。有如皎日。勿為狐疑。不宜。通書引羅其地尊

信天主教。初明萬曆中。西洋人來占之。崇天教。歲輸

稅五百金于明。鄭氏紀事。寬永十五年。天草亂後。嚴禁來

舶。通書。十七年。加加爪忠澄誅耶蘇徒。諭阿媽港書曰。

夫施政安民者。國家之本也。修文懷遠者。主將之德

也。及本朝慶長之初。源大君之治世。文武兼備。寬嚴

相濟。四夷來款。而立市。舶司于肥前長碕浦。賣買交

易者。往來絡繹。阿媽港之蠡蠻。平素尊天主教。欲

弘其邪法于本朝。比年所來之船中。或雇唐船以載

耶蘇之徒。號伴天連者。至于此。蓋是以此教而唆我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里民竊有覬覦本朝之志。故大君震怒。捕伴天連及其徒悉斬之。磔之。下令禁之。有信其法者。罪及三族。爾來先君大相國。今大君幕下。三葉之間。最惡斯徒之術。制禁益甚。然阿媽港猶寄事于賣買。匿伴天連于所雇唐船底。東而微服潛行于羣國。以此邪術。誑惑庸人。且蠻舶密養其衆。是以其徒連年逢囚繫。或陷大辟。或被焚死者多矣。加之丁丑之冬。彼邪徒。蟻集蜂起于肥前島原。屢入邑里。燒家居。害人民。織羅舊壘。不急破之。絕其根。而使枝葉滋蔓。若有及張魯師恩之類乎。戊寅之春。凶徒亾滅。斬馘者殆可四萬。

人。然我騎兵步卒以下。爲彼被殺者亦有之。然則宗賊其罪最重。可憎而可嫉之至也。由是去歲使節至長碕。諭汝國人。向來必無向于本朝。若有苟來。悉戮其舟中人。以無子遺云云。而今背其嚴旨。詐爲和平者。重到于此地。官事無監。制令變。某等謹奉鈞命。不知其他。不敢赦之。卽壞其舟。執其徒若干人。梟首。長徇于市。其餘者無少長皆殺之。但船子及醫師者。准彼則其罪輕。且欲令汝國覺知此事。故免其死刑。別造小船。放還之。使此狀告于本國也。凡阿媽港近隣首長聞之者。宜仰本朝之德。以察武威之嚴也。通丙

辰年。延寶四年六月。臺灣鄭經遣人伐阿媽港。鄭氏紀事
貞享二年六月。阿媽港送來伊勢國漂民。外蕃通書
東埔塞。一名真臘。又占臘。通書引真臘風土新話其國自
稱曰甘字智。通書引風土記或敢浦只。增譯異言通又甘波
牙。通書引地輿圖說又漢甫寨。增譯異言在暹羅東南。
增譯異言當本邦西南。海陸可一千六百里。通商考作一千八百里
北極出地。一十度三十分。東西天度。百二十一度一
十二分。比呂宋則少涼也。得南風來船。為南天竺。流
有惟河。續新話真臘本扶南屬國。王姓利利。名質多斯
那者。始并扶南有之。宋宣和初。封為真臘王。慶元中。

國人大舉伐占城。破之而立。真臘人為占城王。

○外蕃通書引東西洋考云。建元時大舉破占城。遂王其地。改國號占臘。

故當時占城亦為屬國。印度東方王國。而近安日河。土地極富饒。國王自立。治其地。近世屬暹羅國。三受其命令。通書引續文獻通考及真臘風土記明萬曆初。暹羅與東蠻牛戰。而大破之。殺其子。東蠻牛宵遁。暹羅新雄海外。遂移軍攻真臘。下之。自是年年用兵云。增譯異言王城圍二十里。宮室美麗。宮中有金塔。國王每夜臥塔上。塔中有九頭蛇精。女身。地主也。每夜與王交媾。雖王妻不

能敢入。二鼓而後回宮。與妻妾同就寢。此妖若不見。則王死期在邇。如國王一夜不往。則忽獲災害云。國王而下。男女皆推髻袒裼。以布纏腰。出入則以一條大布牽纏。腰卷表布有等階。卑賤只女免用大布。國王所用直金三四兩。極華麗精美。多取暹羅占城產織帛。國王戴金冠。若不冠則採茉莉類花。以線繫之。匝髻。頂上戴珍珠。重可三斤。無貴賤皆跣足。貴人男女。臂佩金環。指貫指展。全身塗檀麝。手心及腳底。以紅藥染爲赤。又卑賤女子而已免染焉。僧曰。孛姑。剃髮。黃衣。偏袒右肩。腰纏同色裙。而跣足。寺皆瓦蓋。堂

中安置紅衣似釋伽像者。以泥塑之。飾以丹青。塔中佛。或以銅鑄之。絕莫鐘鼓幢幡之類。僧皆茹魚肉。不飲酒。供魚肉于佛。寺中無厨及竈。每日齋。有齋主辨之。疊貝葉爲經卷。齊整。文字黑色。字形如回鶻字。土人每屋塹坑爲溷。糞滿則填之。殊坑之。性甚忌污穢。培養不用穢。凡登溷。畢則入池濯臂。左手爲污用。以右手拿食也。適旅寓支那人登溷。以紙揩則土人誹笑云。土地酷熱。日夜浴水。浴室莫盂桶。如戶掘池。灌水。男女皆裸體入浴。女左手覆牝門而已。父母及高年浴池。則子女卑幼不得入。子弟浴則父母老人亦

野史 卷二百九十
避焉。或時城中婦女三三五五。抵城外河邊。脫卻腰布。入水洗滌。自頂至踵。聊莫隱處。動其人以千計。支那人旅次者。競爲遊觀。城外河流。非日無此事。河水常溫如湯。惟五更頃微冷。日出則溫。土人交接後必入水澡洗。出溷亦然。是以疾痢者。發癩者頗多。人死則以簣席之類藏尸。以布蓋之。新葬之日。列旗幡。鼓樂而送。路途拋撒炒米。抵郊外人烟希地。出屍露棄之。鷹犬群集。忽咬盡。子弟悅相謂曰。父兄生前有幸福。故受此善報。禽獸如不咬則愁歎謂。罪未滅。故受此惡報云。無忌服喪制。男子髡頭毛。女子剪額門髮。

如錢大。以爲孝耳。土人產女子。則父母祝謂。願女將來。以千百丈夫得相見爲要。若富豪女。自七歲迄九歲。貧賤女。以十一歲爲期。招僧請道士。令去童身。名曰陣毬。以每年四月。擇日。決諸官司云。初女子令臥父母側。陣毬而後。令臥外房。恣接殺丈夫。或其夫虛弱不能縱淫。則決絕其夫。其嫁也疾。產育亦速。故色衰速。其二三十歲。如支那四五十歲婦女云。又有訟獄。不辨曲直。則城中有十二坐石塔。坐訟獄者於塔中。兩家親屬隄防焉。歷一二日。或三四日。其非據者。身體發瘡癩。或咳嗽。或熱病忽發。有理者無異。是以

裁斷邪正。號天獄。又人家失物。則沸油于鍋。延手探之。賊者腕忽腐爛。國中不禁姦夫。正夫如認之。則以柴挾姦夫脚。絞嚴。痛酷慘楚。不可堪。出財賞謝焉。土地馬矮少。牛多。牛斃則不剝皮。不食肉。令腐朽而已。相謂其生時與人戮力也。國中米穀易求。婦女易得。室屋易造。器用易足。賣買易爲。是故支那及他邦人。逃居此土者夥。多土人每旦澡洗。把楊枝嗽。讀誦經文。而復澡洗而就食。食畢復淨齒。嗽。誦經云。新話引風土記每年必有洪水。居室皆浸水。故平素住樓上。來往魚鳥菜菓。皆載舟商買。本邦十二月。正月。水涸復平地。

山壑高阜亦異。四時有巨蚊刺人。上等人白晝垂帷帳。人物野鄙。男女黎黑。不辨禮節者多。土產鹿皮。牛皮。牛角。象牙。虎皮。犀角。犀皮。血蠟。蘇木。黑砂糖。大風子。漆。籐。籐席。礬枝。花蠟。牛蠟。魚膠。紫根。檳榔樹皮。雌黃。鮫。多羅葉之屬。大率與交趾同。通商考慶長六年。初入貢。通書引外國通信事畧八年正月。東照宮賜復書于國王。曰。遠傳信書。披之讀之。如連華床而聽電語。矧又贈諸般奇產。感欣交臻。抑貴國有英雄圖諍之患難。而鼓角聲不止者。不勝嗟嘆。只願和同將士。撫育黎庶。而不及于戈。弊邦甲兵。可應貴國所求。更不可制止。

上書難解
恐有誤

本邦商人欲赴貴邦。可遣寡人此書所押之信印。不持此印書之輩者。不可允容焉。懷廷大官商船。即今告歸國。他日雖到陋邦。海涯陸地。不可有寇賊。島嶼諸國。嚴如制命。其地縱雖隔遠。其交親切。則不作四海兄弟思乎。本朝土宜。其物雖輕賤。聊備單要而已。通書引日。四月。通書引真臘風土記云。每中國十月。記往來。為正月。然以建亥月為正月矣。歟。東埔塞國王上書曰。蒙及雅愛。錫賜厚惠。寡人欲超龍臺而叩謝。奈天各一方。水遼遠涉。難以進處。貞慊貞慊。今懷廷大官寶舟進小邦。其貴翰來臨。但是所賜者。寡人拜而受之矣。然小國頑庶。未得原服。寡人

此書亦難
解

動兵而征伐。荷懷廷大官尊主命。發枚人敬頭目。以助榮行。寡人喜幸不勝。茲無以為報。怔願歲再萬歲矣。今懷廷大官之舡。候風迅。是時即使回歸。今寡人遣船主鍾管吾奉息拜上。准為親身而來。無以為信。聊得微意。以荅君情。至。或再。至。伏望啖納是幸。其管吾之舡。帶念薄面。今八月駕回。寡人感德不忝。具此獅角八箇。鹿皮三百。孔雀乙箇。通書引相國寺書翰屏風。十一月。賜復書及物。通書及。日。十年四月。國王浮勝王嘉呈書曰。誠以治亂持危。古人盛典。唇齒相防。霸業由基。孤承神器於多難之秋。恨無裨先君一洒之志。所賴

野史 卷一百九十
者和隣柔遠。講信修睦。以爲宏因不拔之基。今爾大東上國。累降雲錦寶劍。接增輝於金庫。孤感之不勝。願效秦晉之交。自愧才德不揚。敢望大度不棄。一撮扁土所產。難伸微意。始以一二伴東其所年所。差原彌二右衛門。因營吾來貢。因何並無名據。營吾所稱係舡主。槐庭不同。寫此等情理。明公可辨。以杜後患。庶往來無弊。復願明公以孤爲念。每裨船隻大多。仍給印。與此貢使原彌二右衛門來。此總管常通往來。無擾良民。貽耻大國。是幸。前所付明峯船長刀二十柄。喜悅深藏。進貢暹羅烏銃二門。明角藥筒二口。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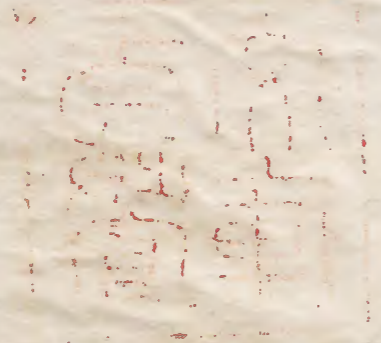
心箇二箇。孔雀尾四屏。蜂臘五十斤。通書引書十一月。賜復書曰。遙領台翰。薰誦圭復。時時聞遠方信者。歡棕有餘。特烏銃。孔雀彩羽等。其物其數。如願生所記。自弊邦赴貴邦之輩。希求商船不多者。想是陋邦商賈作凶賊。而苦貴國人民者耶。數回如所告報。日本商客。或非義非法。或多貪多嗔。於罪奸深重者。如國政可行刑法。十一年九月。東照宮寄書于國王。賜金屏風五雙。以求寄楠香。十三年。又賜書求占城奇楠香。併賜其王舅握雅老爺于書。諭到占城國王。欲通書令傳焉。翰書是年八月。賜條制於東埔塞曰。近年

日本人。到其國。作惡逆者。宜如其國法。令嚴處刑罰也。於日本。無違隔。以此印札可施云。通書引甲寅年。我延寶二年。寶廣南攻柬埔寨。初柬埔寨國王有昆弟四人。伯蚤死。仲繼爲王。叔號二王。季號三王。去年三王謀反。戕仲王。自立爲王。二王雖恚憤。勢威不敵。遁走廣南。乞救。季王強奪仲王妻爲妃。妃佯從。狙其虛隙。刺殺季王於閨床。而自立。迎仲王子立之。自避居。仲王子暴戾。戕女王。叔王大怒。乞救于廣南。率其兵一萬餘。海陸共進擊之。伯王子亦赴兵。偕與仲王子戰數回。仲王子勢撓。遂去。據暹羅國界山林。叔王率兵猶

嚴備焉。乙卯年。叔王病死。廣南人來加數千。兵未解。仲王子憂之。遣使乞和。輸貢物。華夷變態。○通書引。柬埔寨。丁酉年。當我享保二年。當享保十二年七月。柬埔寨國貢船入長碕。獻其國臣六佛嬌花書。及土宜二十品。以請交質。乃畀本國信牌。不許交易。卻其貢物。通書引長碕實錄。

附言

外蕃通書引異國往來。及日記云。慶長十一年十月。東照官賜書于田彈國王。今按田彈國更無所考據。八丹及極淡把堂等。其意雖粗似之。未詳其正據。故附以俟考。



野史卷二百九十終

山六
可亭

